

以牙还牙

——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活动实录

〔美〕乔治·乔纳斯 著
张平 黄勃 译



解放军出版社

以牙还牙

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的活动实录

〔美〕 乔治·乔纳斯 著
张平 黄勤 译
郑 钧 校

解放军出版社

以 牙 还 牙

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的活动实录

[美] 乔治·乔纳斯 著

张 平 黄 勤 译

郑 钧 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08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065-0856-7/I·113

定 价: 6.85元

(内部发行)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张平和黄勤两位同志根据美国乔治·乔纳斯 (George Jonas) 著的《以牙还牙——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的活动实录》(Vengeance—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counter-terrorist team) 一书 1984 年版译出的。书中揭露了以色列“摩萨德”派特工人员去欧洲活动的真实情况。

这是一个以色列特工小组负责人阿夫纳(化名)在欧洲亲身参加暗杀活动的回忆。他详细地叙述了一个特工人员进行日常监视的基本技能、如何去收买和利用伪造护照及证件、怎样建立安全所以及联络与酬谢眼线的方法,并且还暴露了“摩萨德”内部的各种矛盾。全书内容情节生动曲折,读起来引人入胜。

值得提醒读者的是:本书的作者是犹太人,他的立场站在以色列一边,因此在阅读时要持批判观点。

本书可供从事研究以色列社会情况人员和安全保卫人员参考。

译者的话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有以色列11名教练和运动员因遭袭击而身亡。为了报复，以色列间谍机关“摩萨德”派出一个“五人小组”，前往欧洲暗杀据说与运动员死亡事件有牵连的11名巴勒斯坦人。出发前，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在官邸召见了小组负责人（书中化名阿夫纳），亲自下达任务，乃至搂着他的肩膀为他鼓气。该小组在欧洲活动了两年多，经过种种阴谋策划，先后暗杀了名单上的八个人和几名未列在名单上的人，自己也有三人丧生。1975年初，由于久久侦察不到名单上其余三人的踪迹，再加上小组只剩下了两人并对此类暗杀行动是否管用产生了怀疑，于是终止了执行任务。此后，阿夫纳羁留北美，不愿再为“摩萨德”效劳，以至遭到扣发10万美元的报酬和阴谋绑架其幼女等等的报复。1981年，阿夫纳不甘沉默，向本书作者乔纳斯披露了小组活动的真相，成了第一个吐露真情的以色列间谍。

本书情节曲折生动，不仅暴露了以色列间谍机关的心狠手辣，而且对来自苏联和东欧的犹太人（所谓的“加利西亚人”）以及来自西欧的犹太人（所谓的“耶基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也有所揭露，值得安全保卫工作者和研究以色列社会情况者一读。由于本书的作者是犹太人，立场显明，因此在书中叙述时有若干地方是袒护以色列的；反之，则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加以批判。

译者

1986年5月

序 言

1981年秋天，加拿大出版商问我，想不想会见一位有轶闻趣事相告的先生。经过一番颇为周密的准备，他把会见安排在北美的某座城市。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我单独会见了那位先生。他对我讲述了以色列反恐怖活动秘密战斗中的一大秘闻：1972年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残遭杀害后成立的一个反恐怖小组的种种活动。

出版商甚至在我与那位先生联系之前就对他的诚意深信不疑。会见之后，我又独自悉心调查了一番，得出了与他们相同的结论。显而易见，与我们晤谈的是一位站出来揭露真相的以色列间谍，就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位敢于这样做的以色列间谍。

于是，我决定做进一步的调查，并写一部与这位间谍所说的奇事有关的书。在尔后的一年中，我去了欧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并在“铁幕”背后的两座城市作了短期逗留。那位向我提供材料的间谍又在世界上的几个地方同我会了几次面。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在德国、法国、以色列和美国拜访了另外六个人。我还走访了我自己的许多“关系户”，他们是能帮助我搞清真相的专家、官员和旁观者。我可以举出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名字，以表谢忱，但其中一些人，因出于某些不言而喻的原故，不能指名道姓地致谢。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能透露那位以色列人士的名

字。当然，他采取了大量的防范措施，以免只依赖于我谨言慎行来免遭令人生厌的调查。关于他的情况，他只让我了解为完成此书所需的那一部分，其余一概避而不谈。

为了使我更好地了解内情，我的“关系户”安排我观看了一些小小的实地表演。在活动于欧洲的谍报人员的陪同下，我目睹了进行日常监视的基本技能、收买和利用伪造的证件、建立安全藏身点以及联络和酬谢眼线的方法。通过明察暗访，对于想写的那个世界，我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我要写的大部分事件在当时的日报上只占一两段的篇幅。有些事件尽管官方从未“澄清”，但从事发之日起，人们就怀疑系以色列反恐怖小组所为。一些近年出版的有关国际恐怖与反恐怖活动的书籍已经提及上述部分事件。一些写实性报道也对部分重大新闻作了记述，例如，理查德·迪肯的《以色列秘密机构》、斯图尔特·史蒂文的《以色列间谍大师》、戴维·B·廷宁和达格·克里斯坦森的《打击小组》。埃德加·奥巴兰斯在他的佳作《暴力的语言》中对一些巴勒斯坦恐怖活动领导人在欧洲遇刺的事件作了描写。基本资料虽已齐全，但我希望能看得更深一些。

我不想凭空捏造，但也不指望能符合历史学家的苛刻标准。我所采用的一些材料不可避免地来源于某人（此人的尊姓大名恕不奉告）的一面之辞，某些细节无从查证。我对其他一些详情甚为满意，不过也得作些更改^①，以保护向我提供情况的人或其他来源。当一个故事取材于秘密

① 例如书中出现的某些人物的容貌特征及其个人履历。

资料时，理想的写作手法是将两个来源提供的情况互相证实：在本书中，我无法始终达到这一要求^①。同样，在描述未有任何记载的对话和交谈时，我只能根据资料提供者的回忆重新编写，尽管人的记忆可能会靠不住或有倾向性。

我决意如实地写出那位间谍所讲的故事，并用他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观点这两条线把它串起来。对于本书中出现的许多其他人物，我也采用这种方法。此法与用第一人称叙述迥然不同，它既使我能够通过资料提供者的双眼（有时是我唯一的情况来源）去观察所发生的事件，又不会使我无法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褒贬。我可以象一位陪审员那样，根据现有的事实作出论断。

当然，本书中的许多故事还借助于第三条线索：来自间接资料的证据，就象任何供一般读者阅读的写实性读物所做的那样。凡是以前报道过的事实与我对该事件的了解截然不同之处（此种情况时有发生），我都另加附注。

由于本书未加任何评论地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又各有各的看法，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向读者简述一下我的倾向。

如同大部分人一样，我不赞成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恐怖活动。此外，我不相信“某甲眼里的恐怖主义者是某乙心目中的自由战士”这种玩世不恭的观点。恐怖主义者一词的定义并不取决于其政治目的，而取决于其为了达到

① 两人提供的情报比一人提供的情报更具有不言而喻的可信性，因而人们往往迷信这种方法。近年来美国报界有否定单独出处消息的倾向。

目的所采取的手段^①。

同时，我也不能赞成另一屡见不鲜的谬论，即：恐怖活动不管用。我认为，此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如意的想法而已。尽管恐怖活动往往会失败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常规战争、外交活动或其他任何政治活动也是如此。若以成败为标准，人们就很可能认为战争和外交活动也不管用。我的观点是：不论成功与否，恐怖主义总是不对的。

然而，反恐怖主义也会有血腥的杀戮。一个人奉其政府之命亲手杀死了 12 条人命——其中七人是被蓄意残害的，讲述这个故事，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些与种族有关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解答这些问题。本书尽可能对这些问题作了总的答复。

就以以色列及其夙敌来说，我支持以色列，其原因除了我是犹太人外，还有以下两点。其一，我相信，自由民主社会比任何其他已知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更加可取，而在中东，以色列最接近于达到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②。其二，纵观中东战争，以色列始终坚持较其仇敌更为高尚的行为标准，尽管近期的历史记录，并非白璧无瑕。虽然我对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不无同情，但我却不同情那些以恐怖手段来维护其事业的人们。

乔治·乔纳斯

于多伦多

① 1979年在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的耶路撒冷会议上，把恐怖主义定义为：“有计划、有系统的暗杀，重残并恫吓无辜平民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行动”（摘自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闭幕会上的发言）。

② 这两点是作者对以色列的吹嘘，读者要加以分析。——编者注

目 录

序 言

序幕 慕尼黑	1
第一部 一名特工的成长史	11
第一章 阿夫纳	11
第二章 安德烈亚斯	37
第二部 改变犹太历史	83
第三章 果尔达·梅厄	83
第四章 埃弗赖姆	96
第三部 任务	126
第五章 瓦埃勒·兹瓦伊特	126
第六章 团伙	142
第七章 马赫穆德·哈姆沙里	185
第八章 阿巴德·希尔	203
第九章 巴西尔·库拜西	215
第十章 贝鲁特和雅典	236
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布迪阿	258
第十二章 斋日战争	280
第十三章 阿里·哈桑·萨拉迈	299
第十四章 伦敦	316
第十五章 霍伦	330
第十六章 塔里法	348
第十七章 法兰克福	369

第四部 寒风孤谍	385
第十八章 美国	385
尾声	428
年表	443

批
注
解
读

作
者
附
料

中
国

史
学
参
考

序幕 慕尼黑

与大部分外形精美出色的新式自动步兵武器相比，“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显得短粗、结实。这种正式命名为AK47的冲锋枪，据说是由西伯利亚的一位农夫发明的。它是最受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欢迎的武器——人们至少是这样传说的。该枪长34.2英寸，结构简单，坚实牢固。枪托和握把由深褐色木料制成，枪身有两段暗灰色金属结构，金属中段为后膛和板机；弹匣平缓地向下、向前弯曲，可贮30发带有杀伤钢心的7.62毫米短身铅弹。当定到自动发射位置时，“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一分钟可发射100发子弹，子弹初速为每秒2330英尺，或每小时1600英里左右。该枪有多种型号，由苏联以及共产党集团的其他许多国家制造。在近距离使用时，该枪确实可以将人打成两截。

1972年9月5日，将几支“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从沾满油污的护套中抽出，递到了八名“黑九月”恐怖分子的手中，他们正要前往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康诺里大街31号。

凌晨4时，敢死队员们（这是阿拉伯语，意义为“愿作出牺牲的人”，常为穆斯林恐怖分子的用词）在攀越库索斯钦斯基大堤上6英尺高的铁丝栅栏时，被首次发现，但当时未能认出他们是敢死队。他们潜入奥运村距以色列运动员住处大约50码处的地点，即便是行动缓慢、小心

谨慎的一组人，也能在一两分钟内走完 50 码的距离。然而，直到凌晨 4 时 25 分，恐怖分子才将万能钥匙插进康诺里大街 31 号 1 号房间的门锁内。当时，他们是否得到了来自奥运村的任何内援，只能任人去推测了^①。

第一个听到动静的是约瑟夫·古特弗罗因德，他是一名块头很大的摔跤裁判，体重 275 磅。虽然他一时还无法断定这响声是不是一位室友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发出的。他一般回来较晚，身上带着另一把钥匙。但是门后低微的阿拉伯语谈话声使他立刻确信危在旦夕。于是，他一面用粗壮的身体顶住渐渐被推开的房门，一面用希伯来语高喊“有危险！”以提醒另一位室友。

在尔后的几秒钟内，八名阿拉伯人试图将古特弗罗因德抵住的门推开。双方使出的气力挤弯了门框和铰链。这倒使古特弗罗因德的队友、举重教练图维亚·索科洛夫斯基有了足够的时间破窗逃走。

1 号房间内的另四位室友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田径教练阿米祖尔·沙皮拉、击剑大师安德雷·施皮策、射击教练凯哈特·舒尔和举重裁判亚科夫·斯普林格被阿拉伯人的枪口逼住。接着，阿拉伯人拳打脚踢，逼他们供出其他以色列人的住处。阿拉伯人告诉他们，如果谁敲开其他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任何一间房的门，并让敢死队进去，那么，他便能获得自由。至于古特弗罗因德，阿拉伯人连上述机会都不赐给他，而将他五花大绑，就象《圣经》中

^① 古巴、叙利亚及保加利亚的运动队，在奥运村中就住在以色列运动队的对面，从他们的住所到以色列运动队的距离只有 400 米。

他们的祖先腓力斯人捆绑被捕获的参孙^①那样。

由于以色列人拒绝给予任何帮助，恐怖分子决定搜查康诺里大街31号——那里还住有乌拉圭和香港奥林匹克运动队。他们漏搜了住有八名以色列人的2号、4号和5号房间^②，但却抓住了3号房间内的六名运动员。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埃利泽·哈尔芬、马克·斯拉温 and 贾德·祖巴里，以及举重运动员大卫·马克·贝尔格、齐夫·弗里德曼和约瑟夫·鲁马努。不过，在恐怖分子闯入3号房间之前，他们还得对付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他在外面呆得很晚，此刻正沿着康诺里大街漫步走来。

温伯格有着与古特弗罗因德差不多的大块头，要制服他决非易事。他挥拳击倒一名恐怖分子，只是在另一名恐怖分子开枪打穿他的面部时，才暂时被制住。但是，他却因为没有因为身负重伤而屈服。在3号房间里的人被抓获后，恐怖分子将他们沿康诺里大街押回1号房间。这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贾德·祖巴里决定冲出虎口。敢死队员在他身后连开数枪，但这位身材矮小的摔跤运动员左闪右躲，越过高低不平的庭院，安然逃脱。温伯格乘机猛击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口部，后者上颌骨被打碎，顿时昏倒在地。一个恐怖分子立刻举枪射击，温伯格胸部连中数弹，倒了下去。

这回该轮到举重运动员约瑟夫·鲁马努了。他想在恐

① 参孙是《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他被腓力斯人捕获后，挖去双目，投入狱中。最后，他与腓力斯人一同被压在倒塌的大殿之下。——译者注

② 这些房间住有五名运动员和两名军医。5号房间住的是恐怖分子急欲捕获的以色列体育代表团团长什穆埃勒·拉瑞金。

恐怖分子将他捆绑起来以前，和队友大卫·马克·贝尔格一道砸碎1号房间厨房的窗户向外冲。事败后，鲁马努操起厨台上的一把菜刀，朝着一个恐怖分子的前额砍去。剧烈的伤痛使这个阿拉伯人无法开枪还击，只好退避。但从他身后跑来一名恐怖分子，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进行抵近射击，对鲁马努打了一梭子。这位举重运动员中弹倒地。次日，当营救人员准备运走他的遗体时，据说尸身已齐腰断成两截。

然而，温伯格并没有停止拼搏。这位摔跤教练没有爬离1号房间，他在室内摸索着，想再次与恐怖分子拼个你死我活。当敢死队员们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庞大身躯跌跌撞撞地向他们扑来时，着实吓了一跳，忘了立即开枪。温伯格击倒一名恐怖分子，并抓起一把菜刀，砍伤另一个人的臂膀，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而身亡。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五时左右。最初的行动持续了约25分钟。其间，“黑九月”分子杀害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抓获了九名。两名以色列人死里逃生。恐怖分子未能找到住在那里的另外八名以色列人。

在历时25分钟的搏斗中，奥运村的治安当局显然只接到了有关康诺里大街31号附近“出了乱子”的含混不清的报告。这并不完全出人意外，因为大部分运动员和官员均在酣睡，而且这次行动进行得断断续续：一阵喊声和枪响过后，便是一阵沉寂。被嘈杂声吵醒的人不可能马上就明白真相，他们也许会侧耳细听片刻，但在没有再听到什么时，就又睡着了。少数起床想探个究竟的人也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在奥运村，很少有哪一夜没有庆贺活动，往往还伴随有鞭炮声和喧闹的嬉笑声。对许多睡在以色列人

隔壁的人来说，恐怖分子行动时发出的响声听上去与平日的吵闹声相去无几。

不过，倒是有一位未带任何武器的西德保安警察于凌晨4时55分或其后不久只身前来调查。他拨弄着步话机，对一名扎着头巾站在康诺里大街31号门前的恐怖分子低声问道：“Wassolldasheissen?”——这句德语相当于英国警察说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个阿拉伯人没作任何回答，消失在门后。

然而，就在这时，两名脱险的以色列人分别从南朝鲜和意大利代表队的住处向警方告急。在尔后的半小时内，当局收到了几份恐怖分子用英文打出的要求。敢死队员们还将摩西·温伯格的尸体抛到大街上。

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是：释放被“以色列军政府”关押的234名囚犯，他们的名字均已打在纸上。恐怖分子还列出一些被西德联邦政府囚禁的人名，其中包括巴德尔-迈因霍夫帮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斯·巴德尔，他们都是在当年6月被德国警察拘捕的。敢死队还提出：他们的其他要求得到满足之后，要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往一个“安全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将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当局要在上午9点以前满足巴勒斯坦人提出的上述要求，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紧接着，双方开始进行谈判。西德的一些高级官员表示愿以他们自己去交换人质。作出这种敢于赴汤蹈火姿态的有联邦政府的一位部长、巴伐利亚的一位部长、奥运村村长、一位前任市长以及当时的慕尼黑市警察局长。但是，敢死队拒绝接受这一要求。截止期限延长至正午。据报道，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直接用电话同以色列总理果

尔达·梅厄磋商了 10 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尽人皆知：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让步。

尽管德国人没有试图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官方压力，但是许多迹象表明，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这种不灵活的顽固态度既无必要，又很危险。他们为什么不能放出一些——比如 10 几名——在押的敢死队员呢？为什么不给恐怖分子留点面子，让他们交出人质，离开慕尼黑呢？德国人倒愿意交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里斯·巴德尔，并且决心在谈判开始时就表明此意。

谈判仍在继续。截止期限又分段延长至晚上 9 点。恐怖分子已降低要求，只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开罗。他们说，如果以色列政府到那时仍不交出被俘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将在那里处死运动员。这与恐怖分子最初的威胁——要就地击毙运动员，除非在他们飞离慕尼黑之前释放其战友——相比，又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晚上 8 点，当局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去了饭食。勃兰特总理在电视上对该事件的发生深表遗憾，并希望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他还提出不要取消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以色列政府已请求取消这届奥运会，以纪念两名惨遭杀害的运动员。在勃兰特总理看来，停止举行奥运会就等于恐怖分子取得了胜利。当然，这肯定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不过，继续举行本应象征着兄弟情谊与和平的奥运会，好象这起谋杀事件根本不足挂齿一样，这也很容易被看成是恐怖主义分子获得了胜利。不管怎么看，当日下午，当局下令将所有参加国的旗帜一律降半旗致哀，直到一个代表 10 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提出抗议，德国人才